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後宋慈雲走國全傳
第二十五回 王太子窮途得濟 程小姐險道逢安

再說程爺聞杜景言太子被夫人私放脫，將兒子增死自盡，身頭一搖，曰：「將軍說那裡話？汝立心要領拘太子回營，定然先將太子謀害了，暗帶首級回朝，實欲吞奪本官功勞耳。豈有此事？休得欺瞞，且交出太子同解，不然本官斷不干休。」杜將軍曰：「現有夫人屍首、兒子屍骸在此，大人難道不准信不成？末將已差兵丁四路追訪，倘帶獲回便可洗清末將之心矣。」程爺曰：「此事本官也難辨真假，且一回朝面聖奏明此事為妥。當日只因太子落在本官府中，將有一月，又被汝播揚於眾人耳目。猶恐傳入汴京，日後聖上怪責起來，吾命在汝掌中。如今奏明此事是非曲直，悉憑聖上公斷，本官方得無礙也。」杜將軍曰：「也罷，汝逼劫我有奏言，難道末將無有辯言，不容我訴奏不成？」當日二人各僱大舟登程。文武百官遠送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太子黑夜中奔逃，兩足不住，只有路跑走。此□七之夜，月色光輝。已有六□里之遙，天色光亮，只覺兩腿酸麻，難以走動。跑至一山坡，古鬆之下，將身倒睡，身困人倦，鼻息呼呼響亮。

再說山腳下有一世襲功勳之後，號曰太平莊。此人姓趙名彥龍，乃開國功臣趙普丞相之後。此人年方□八，武藝高強，弓箭精巧。是日五更天帶了家丁數□名，登大荒山射獵。各家丁分頭打射。趙公子箭法稀奇，一刻之間打射鷹雁無數。正在打圍慶鬧之間，只見山坡內紅光陣陣，透出九霄。趙公子一觀，曰：「奇了！緣何山谷內紅光陣陣透出？」即飛馬跑近。並無一物，即鬆蔭下草堆裡睡熟一人。趙公子想來，此人有紅光透起，料非同等之輩，緣何一人獨睡於荒山？此必有其故，待吾呼喚醒他，問其緣由，看是如何？即命家丁數人上前呼喚高聲。

太子夢中悠悠醒來，雙目呆擦，只見七八人圍繞立著。太於只道各人拿捉他，兩臂展開，左右一偏，數名家丁各各跌僕下。趙公子在旁見此人拳腳活動，上前雙手一架曰：「且慢動手。汝這少年不知好歹，妄用拳腳。吾好意命家人呼醒汝，以免遭山獸所害，汝不分皂白將吾家人打倒，是何道理？看汝儀表不俗，一貌慈祥，也非強狠之輩，汝是何方人氏，高姓尊名？」

太子聞言，深深打拱：「一時睡醒，冒昧無知，誤犯汝家人，小子只道強人搶奪，妄動不該，當伏祈恕有。小生乃山東濟南府人，姓周名俊。隨父為商，江中被劫。得蒙巡撫程大人搭救收留，帶到河南來，卻被夫人趕逐出。無地棲身，只因倦不得已，睡臥於山坡。」趙公子曰：「原來周兄乃外省人，不幸被劫，又被夫人不肯收留。吾今見汝拳藝精通，且請歸家暫為屈駕，待有因便，回歸故土。未知周兄意下如何？」太子喜悅，曰：「得蒙提拔，銘德難忘。」是日與趙公子攜手下山，一路言談甚覺投機。

住語大子安身此地，再說程玉霞小姐。一見父親回朝帶攜太子，暗中詰問明家丁，方知後娘差人往報杜鎮台，押解去太子。心頭悶悶不樂，將側窗推開，一望街衢，略解愁煩。不料福無重注，禍不單行，遇著本土一武員。是武衛大將，拜龐國丈門下，加封耀國公，姓劉名威。公子名耀光，年方二□歲，恃父官高職顯，專一不法，強搶民家婦女、白取鋪戶東西、容縱家人欺壓，種種不法。萬民怨恨，個個憎嫌，只懼他勢大官威，那人敢惹？此狼虎是日帶了一班狐黨家丁遊獵而回，在巡撫後街經過。橫牆上露出佳人，猶如仙宮仙女一般。雙目注射美麗佳人，不勝羨慕。

程小姐將窗閉下。有劉公子念著佳麗不忘，想下一計。命家童攜帶白金三百兩，來到巡撫公府。內有一人姓趙名仁，訪知乃程巡按內戚，故來相見此人。是日傳帖相見。趙仁曰：「劉公子光臨敝舍，有何見教？」劉耀先曰：「無事不敢躁擾。今弟輩力托一事，未知趙先生允辦否？」趙仁曰：「未知公子有何委辦，倘得用命者，弟豈敢辭勞逆命？」

公子曰：「巡按程大人一女，絕色無雙，弟所目睹。他與趙先生是聞內戚，未知是否？」趙仁曰：「不差，是舍表妹也，名程玉霞。」公子曰：「令表妹可許別人否？」趙仁曰：「未也。」公子大喜，即將愛慕緣由說知，懇求內助頂力。「今有白金三百兩，送作茶資，倘事成之日，三千兩謝大媒。」趙仁曰：「此女非杜夫人所生，乃吾母舅陳先夫人所產。此事未知和諧否？只待兄一行，看是如何。但茶金不敢叨領，且待事成，方領盛謝。」公子只得收回，辭別叮囑幫扶。趙仁允諾送別。

是日，特往程府。進內命侍婢清出杜夫人出堂拜見。敘過甥兒之禮，夫人曰：「賢甥到來何事？」趙仁曰：「無事不敢驚動舅母夫人，只為著賢表妹良緣，受人力托。只因本土一武衛大將軍、耀國公一公子，年方二八，文武全才。他父在朝赫赫有名，實乃門當戶對，可稱佳偶良緣。伏望舅母允就。有此佳婿門戶，斷非辱沒汝程門。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

杜夫人聞言長歎一聲，「吾命不如人，□餘載並不育一男半女。難道汝不如此女不是吾開腸破腹的？汝舅愛如掌上明珠，妾豈能作主。待等汝舅回任，汝再來酌議。」趙仁曰：「夫人差矣。此女須不是汝為生母，惟陳夫人死時，表妹只得三歲。今日□餘載長養成，家教針指，百般之勞皆汝所當，即如生母一般，何分彼此？汝倘應允了，諒程舅大人回來也奈汝不得何。」杜夫人只是不允承。

有杏桃婢在後堂盡聽此言，嚇得驚駭不小，上樓呼：「小姐，不好了。汝趙仁表兄受了別人財帛，將汝酬功。」將他打動夫人言語一一說知。程玉霞聞說心中著惱，嗟歎一聲，垂淚而言：「紅顏薄命，不幸母親早喪，後母豈得同心？今日父親還朝，未知吉凶、何日轉回。想來弱質無依，又無弟兄維持，不如一死以了畢生。」杏桃曰：「小姐何須言死，倘死了豈不辜負了老爺養育深恩、殿下雅情？奴有一計：想來夫人每日睡至日出三竿。不免今宵扮作男裝，汝我同走，道出京城。趁老爺昨天去了，或趕過老爺，訴知此事，定必帶汝回朝，無有妨礙矣。」

小姐曰：「惟奴係未出閨門，如何趨路？」杏桃曰：「有路登程，有舟乘水，何須憂慮？」一夜主婢未睡。一交五更天，小姐扮一秀士，杏桃穿著書童服式，暗藏金帛以作路費，在後花園橫門跑出。是時天下平寧，城門開放，由民出入。一出南城，詢問道途而去。日跑程途，夜宿旅店。

先說杜夫人，次早晨刻候不見女兒到請安，即命夏蓮上樓看小姐起來否。夏蓮去不一刻，回報小姐、杏桃並不見了，只見後苑門大開，未知是跑走否？杜夫人聞言一驚，曰：「閨中弱女如何逃走外出？且老爺不在府中，如何是好？」只得許不許喧揚，只恐惹人談論，失了官家規教。命家丁暗暗分頭查訪。

話分兩途，再說小姐。主婢奔逃數天，趕不見父親。偶到一高山，在山邊經過，銅鑼一響，跑出數□強徒。奔下山一見主僕，即刻擒拿上山。一到寨中，稟知大王：「下山擒得少年主僕，特來請令。」寨主吩咐帶上。

早有杏桃低聲曰：「小姐，事已至此，切不可驚慌，只憂洩露出女扮男，危矣。須要札定，硬性對答乃可，或有生機未可料也。」小姐會意。當時至了中堂，偷看賊王：面如紫色，兩目神光，年紀四□，海下根根短鬚。佳人主婢立著罵聲：「何等賊寇阻吾主僕去路！速速送小生下山。況吾並無金銀什物，阻滯行人有何益哉？」

大王怒曰：「小小書癡，今被捉到吾山，還不下跪求生，擅出大言！」小姐曰：「小生到京求名，有甚財帛送汝？留阻吾主僕則甚？」大王曰：「汝還不知吾截龍山孟強大王不成？吾乃三關孟良嫡裔。莫道汝上京求名舉子，即朝廷文武聞吾大王之名也畏懼三分。可不知死活小書癡還不下跪，好言求生，或可放汝下山；倘觸惱於吾，將汝腦袋取下。」

小姐聞言曰：「大王既乃三關孟良忠臣之後，理該歸附朝廷，建立功勞，以繼前人功烈，如何反作此鼠輩綠林？看汝兵不滿萬、將不過數員，糧草不計日，敢與朝廷作對，豈不自取殺身之禍，有辱令先祖英名？竊為大王不取也。」孟強聽罷大怒，喝聲：「白面書生，當面搶白，好生無禮！吾惜汝年少，堂堂氣概，有心放汝下山。好不受人敬重！押出斬首！」

主婢並不驚駭。有孟嬌娥在旁，看小書生一貌俊俏，有此膽量，喝住左右：「不許動手！」即呼父親：「女兒看不出小小年紀，有此膽量神智。況他言未嘗無理。還望父親息怒，倘收留下此人，或有才智，未嘗不為我山一助，以免屈了此人之才。」孟強聞說回嗔作喜，曰：「看不出汝一少年，有此膽志。汝姓甚名誰？那方人氏？」

小姐曰：「大王聽稟：小生乃江南廬州府人，姓程名俊。父親名程光，現任巡按。今小生到京求名，道經於寶山，被大王眾兵拿捉到此。望懇大王放行，以免費小生三年一望，□載寒窗。深感恩德無涯矣。」大王聞言大悅，「原來汝乃程光大人公子。吾多有失敬矣。且請下坐，待為告訴昔日令尊公恩由：前者，吾身居長安總兵之職，卻被龐賊加勒征餉、減剋軍糧。軍兵自亂。不得已，一怒反上此山。叨蒙程大人知某氣忿心粗，一時激烈，是至一路關津不許阻滯。吾一向知他乃忠良之輩，時常敬重，念念不忘。今幸逢公子到來，且屈留多幾天，某自有主意與公子商量。」

當時孟強見公子才智、容貌雙全，不落女兒之下，故有意招親。小姐想來：「跑走程途七八天，辛勞太甚，未必覓尋得父親。不免權在此山數天安息，然後見機而去。況他言吾父親有恩德於寨主，他又有女兒在山。看此女儀容美麗，不在奴之下，即破露出女裝也無干礙矣。」想罷即曰：「既蒙大王美意，小生敢不從命留頓數天？」孟強大喜，曰：「某之本意非圖在此落草，立心訪候慈雲殿下，故招兵買馬，專起義師，以圖殺回汴京，誅滅奸黨。」小姐聞言暗喜，曰：「難得大王有此忠義之心。」是晚酒筵相款。

到次日，孟強對小姐議婚。程小姐聞言反嚇一驚，推辭：「未稟明高堂，不敢自專。」孟強幾次開解立定主意。小姐難以推卻，只推遲下月，「只因小生恙病初痊，又因心急到京勞頓。下月方敢允成。」孟強只得准依下月完婚。是日休題。

此夜程小姐在內堂主婢私談。杏桃曰：「小姐，汝承允下月完婚，想來光陰易過，瞬息之間已是一月。汝乃一女流，怎能結婚？」小姐歎聲曰：「賢妹，奴豈不知之。只因孟大王如此專意，幾番懇切勸勉，教奴怎能推卻。倘到期仍無脫身之計，即一死也怨恨不得了。但不知太子此去吉凶未保，倘他有日身登九五，只知我為他存節而亡，得一追封幸矣。」

不想此夜孟小姐故意扮著丫環服式，送茶與程公子解渴。一聞主婢歎聲，只得住足一聽，句句言詞盡歸耳底。只一步跑出，曰：「汝主婢好生大膽。女子扮為男，誘惑奴父親將來入贅，教奴有何顏面見眾人。豈知汝是慈雲太子娘娘，何不早說知，奴父女豈敢得罪？又硬瞞著承應招親，是何道理？」

主婢二人一見孟嬌娥，一同下跪。孟小姐扶起曰：「汝身為君後貴人，豈可如此。」程小姐帶淚曰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即將太子逃難到家，卻被後母通知杜鎮台，與父親押解太子回朝，一一說知。孟小姐曰：「汝主婢休得著驚。明日稟知父親，差兵查訪太子，倘得過，早日搶劫回山，君臣自有重逢之日。」程小姐稱謝不已，「如此，拜結為姐妹，他日同事殿下。」孟小姐含笑應允，「不想好奇緣也。做夫妻不成，反為姊妹。」程小姐言：「杏桃自小閨中服役慇懃，性情敦厚，容德不在爾我之下。不免三人同拜，未知姐姐允否？」孟小姐大喜曰：「姐姐之言有理，況他義氣可嘉，與汝患難相隨，正當報其思勞。」

是夜三人結拜，少不免夜宴敘談。次日孟小姐將此情由稟知父親。孟強聽了曰：「有此奇事？他是君後，小心侍奉，待父訪查太子便是。」不知查訪得太子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